

靡靡之音系列

JU ZUI DE TAN GE

酒醉的探戈

她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女人，
自己只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浪荡子，
而且还是个女人不断的花花公子

正娟◎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内容简介

他一直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嫁给自己。她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女人，自己只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浪荡子，而且还是个女人不断的花花公子。她究竟看中自己的什么呢？直到她提出离婚，都没有告诉他嫁给他的理由——只要你离开，寂寞就伴着我。这个世上惟有他能消除她的寂寞，既然他对她是如此重要，“离婚”就真的能让恶魔心性的她，放过他吗？怀疑哦！

楔子

正午时分，太阳得意扬扬地挂在天上，超级大方地散发着它旺盛的生命力，炽热的阳光像要将大地上的一切烤化，持续的高温被含蓄地计算为 44 度，“死死”多么不吉利。当几乎所有人类选择紧闭门窗，享受高科技带来的凉爽时，几乎无人考虑环境保护问题，也许动物们正考虑要不要在冬眠的基础上加个夏眠，以维护它们原本便单薄的族群。重点当然不是这些，而是，在一栋豪华别野外站着一位智商应该比阿甘还要呆的人，即使在这样的天气里，居然还有某位不要命的大傻瓜一动不动地站在太阳底下沐浴。是要创新吉尼斯世界纪录呢？还是要发明一种自杀新方法？

太可惜了，并非指他的生命，世界上无聊的人越来越多，轻贱生命的人更不值得同情。只可惜他外表完美的臭皮囊，一米八几的个头，容貌华丽，富有浓郁的古典味道、完美的雕塑感，金红色的长发在艳阳的照耀下更耀目，清澈的琥珀色眼眸流转着神秘的沙漠之光。合体的白色西服包裹着宽宽的肩，勾勒出后背流畅笔挺的线条，站立的姿势也十足像是受过良好训练的模特，潇洒帅气，俊美非凡呀！

有人在盯着他看。正常，帅哥嘛！顺着目光寻去——喔？是别墅二楼的屋子。

艾丽心不在焉地泡着咖啡，焦虑不安地不时瞟向窗外。老天，他还没走，三天了，已经三天了，他会死的。现年四十五岁的她是位精明能干的秘书，因患子宫肿瘤而无法生育的她有颗慈悲善良的心。她放下勺子，端着咖啡走向不远的书桌，将咖啡放在桌边，她迟疑地转身走向，

又猛转回头，走过来，目光多少有点儿紧张地注视着埋头工作的人。

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人有着极不和谐的气质，是稚气与沉稳的融合，他的侧面给人深刻的印象，轮廓分明，充满魅力、优雅。似乎除了这个词再也无法找出第二个词来准确简洁地形容他的面容了。是与生俱来的，骨子里透着的优雅，像古老的尼罗河的流水，像竖琴上最细的琴弦，像天鹅游水的姿态。象牙白的肌肤，修长的脖颈，乌黑的发丝柔顺地披在肩上，左手灵活地写着数据，右手同时准确而稳健地敲击着键盘，不时望一眼电脑屏幕，他在忙碌而又游刃有余地工作着。

艾丽像是鼓起很大的勇气，说：“英，我无法继续漠视，再这样下去，他会死的。”

“啪”的一声响，英·洛捷陡然站起身，依旧不破坏他的优雅，可眼镜后那碧绿的宝石般光泽的眼瞳里燃烧着火焰。艾丽强忍着委屈的泪水，呆视着地上的咖啡杯，价值不菲的波斯地毯染上一片污渍，她觉得摔电脑损失会更小点儿。

艾丽昂着头迎着那双美丽迷人的绿眸，她关切地说：“你不准生气，英，我还是要说，他若有事，尤里希斯会伤心欲绝的。”

英·洛捷有些瘦削的身材无法控制地颤抖着，他握着笔的手攥得紧紧的，满身的怒火像是无处发泄。他恶狠狠地瞪一眼窗外太阳下站着的人，略带纤细的嗓音吼道：“他竟然如此对待我的叔叔，难道就不该受到惩罚吗？我绝不会再让他伤害叔叔了。”

脸色一变，艾丽又要劝解。正在这时，门突然开了，两人同时哑然地注视着来人，她个头不高，长相平凡，看上去二十五六岁。略圆的鹅

蛋脸，小小地镶着一双格外亮的黑瞳，黑色短发，一身灰色休闲装，而她的实际年龄是三十三岁，中国人总是青春永驻的。

艾丽心一寒，她来了，看来是没希望了。若说英·洛捷是火爆的狮子，那么看似弱小无害的唐·洛捷就是匹狼，无情又狡诈的狼。

“母亲。”英·洛捷在看到唐冷漠的眼神后便噤若寒蝉。他并非害怕自己母亲，而是当他做错事时，他不由自主地会畏惧他的母亲，在唐的示意下，他对艾丽歉意地说：“对不起，艾丽妈妈，我很抱歉，我总无法克制我的脾气。”

唐微微颌首，艾丽则不悦地白她一眼，不满道：“他才是个十三岁的孩子，不要老用你吓死人的眼神瞪他，吓坏他，我可不依你！”啧啧！她又反过来维护起英·洛捷。

唐的个头只有一米五五，短短的黑发，谈不上什么发型。她讨厌麻烦，一切都从简，通常是挂上一个淡淡的笑脸，掩饰着骨子里的冷冽、野性，简单的衣装，步伐轻盈矫健中还带些仓促。她用脚踢了踢摔在地上的杯子，惋惜地说：“可惜艾丽泡的咖啡，这地毯价值五十万美金，是我最喜欢的古董之一，加上那杯咖啡，算你便宜点儿，六十万美金，从你的薪水和零用钱里扣。”轻松地笑了笑，唐像解决了一件多了不起的大事，英的脸快发绿了，简直是敲诈！

缓步走过去，唐揉揉儿子惟一继承了自己血统的象征——黑发。她冷冷地睇视窗外，锐利的目光一闪即逝，笑道：“他快不行了，谁叫他欺负我最可爱的宝贝弟弟，今天天气不错……”

胡说八道什么！英心里想，嘴巴却关得死紧，艾丽则诧异地望着唐，

她的意思是——

“尤里希斯在家闷了两个月了，艾丽就拜托你带他出去闲逛一下，看看风景。”

“好。”艾丽长松口气，总算放过那家伙了。虽说他罪有应得，可他若有个万一，尤里希斯也一定活不下去。

眼见艾丽飞快地冲出去，英·洛捷皱了皱眉问：“妈妈，就这样放过他。”

唐颇为嫉妒地打量一下儿子一米七二的个头，暗想他才十三岁，怎么蹿这么高。回过神后她说：“你没脑子呀，日子长着呢，现在整他，尤里也伤心痛苦，日渐憔悴，等到今后——”唐的嘴角泛起一抹邪邪的阴笑。

英·洛捷打个冷颤，直冒虚汗，无怪另有句古语“最毒妇人心”，可是他还是不愿把亲爱的叔叔交给他。叔叔是家里惟一个正常人，对他最好，他坚决不要他变成同性恋。

了解地瞟儿子一眼，唐大大咧咧地往桌子上一坐，摇着腿说：“死儿子，你叔叔已经二十七岁了，再不嫁人都没有人要了。”悲悯又不怀好意的目光盯得英头皮发麻，等着她口出狂言——“我的儿子居然有恋叔情结，还真少见，反正没血缘关系，尤里没指望了，你可以追依克。”

“我没有恋叔情结！”气愤不平的英·洛捷大声反驳，“还有，我讨厌依克·勃朗，讨厌他。”

唐被儿子气呼呼的表情逗乐了，笑道：“英，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依克是觉得你可爱，才会把你打扮成女孩的，很好看呀，许多人向你求

婚呢。”讲到最后，唐狂笑不止，眼泪都流出来了，举止素来与优雅连不上边的她，捂着肚子，拼命敲着桌子。

英·洛捷恨不得一拳把她打飞，当然他很清楚这不可能，至少现在不可能。第一，她是他母亲，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二条，从小习武过度而导致个子不长的唐，不但会中国传统武术——太极拳，此外什么西洋剑、空手道、柔道、剑道，全有涉猎，所以至今的四次绑票、五次暗杀全都宣告失败，而且她还曾经七次勇擒歹徒，两次营救小狗受到嘉奖。我怎么会这么英勇的母亲？英发出一声哀鸣，灵光一闪，他找到个反击的机会。

为扳回败局，他直起腰板，嘿嘿一笑。

唐眨眨眼睛，说：“儿子，别吓妈，不会你气傻了吧。”

气一泄，英·洛捷差点儿被气昏过去，不停告诫自己要冷静！要冷静！他望着唐一脸无辜又可恶的脸，极为和缓地说：“父亲他在意大利新交了个女朋友。”

“是吗？”唐平静的表情是真的未起一丝涟漪，像在听天气预报。

“干脆离婚好了，你何苦咬着他不放呢？他又不爱你。”英的口气就像在谈论一场歌剧。

“他很好治，我不想和他离婚，而且他也不想和我离婚。他是败落的贵族，除了会花钱、会和女人调情，他什么都不会。”唐挑挑眉，玩味地笑着，笑得高深莫测。

“他挥金如土，当然你不在乎，可你对我干吗那么抠门。”英越想越不甘心。

“笑话，你是我儿子，他是你老子，本来就比你高一级。”唐拍拍英的肩膀说，“认命吧。”

虽不想揭自己父亲的老底，但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那个老色鬼整天花钱如流水，凭自己那张桃花脸骗女人。可怜自己小小年纪就要努力打拼，放暑假都不能休息，再说，为了母亲，总算找到个像样的光明理由！我要执行公道。他故意咳嗽两声说：“你恐怕不知道，他给那个坏女人买了一幢别墅。”果不出所料，话音儿刚落，英·洛捷看到母亲的笑容灿烂耀眼地挂在脸上，那能骗过所有人的和善笑容，是家里人最熟悉的恐怖来临的前奏，后面掩藏着的是唐许久未有过的熊熊怒火，足以烧毁一切。

“很好，乖儿子，为了奖励你，只扣你一个月的零花钱和薪水。”唐跳下桌子，拉着英的领带，强迫他低下头，亲了亲他的脸。

“给你订张机票，明天的。”

唐走出两步，又回过头，英·洛捷不解地望着她，唐粲然一笑，轻快地说：“不用订了，我现在去机场，通知方御风帮你处理生意，还有不要给你父亲通风报信，我要给他个惊喜！”

“是。”英·洛捷心惊肉跳地应道，这回老爸可惨了，自求多福吧，千万别怪我。

第一章

唐越想越生气，她可以任他花钱，但绝不允许他给别的女人买东西——拿我的钱养女人，好小子，皮痒是不是，我马上帮你抓！发泄的怒火集中在脚上，她重重地踩着地，恨不得这地就是她那可恶的欠修理的丈夫——泽西·瑞得曼。

“唐。”艾丽端着补汤要送给英，看到她这样子吓了一跳，多年共处艾丽非常了解唐，她火爆的个性比英有过而无不及，英恐怕是继承了她骨血里的这一部分。保持一定距离，艾丽害怕这汤会泼掉，然后关心又试探地问：“是瑞得先生？”

“是。”唐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个字的，“拜托你多帮忙了，艾丽。”说完后，唐气冲冲地往楼下走。

“等等，他们正在——”想拦又不知如何拦，艾丽表情古怪地歪歪嘴。她管不了那么多了，摇摇头，转身进了书房。

唐走到大厅，立刻瞧见一幕火辣辣的激情场面——自己可爱的弟弟微闭着眼睛，面带羞红与情欲，娇喘连连。

“不要停，浮楼那……”尤里希斯惺忪着眼睛，他以为这又是浮楼那故意捉弄他的举动，孰不知是他亲爱的姐姐静立一旁在观赏。

将尤里希斯紧紧禁锢在怀中，浮楼那忍着不悦说：“你姐姐来了。”

“什么？”闻言如遭雷轰的尤里希斯僵硬地转过头来，见到唐微笑着向他摆摆手，脸“刷”的一下变白，又“刷”的一下变红，忽红忽白忽青，唐还以为他去学习川剧变脸了呢！

惨叫一声，尤里希斯拼命挣扎着要从浮楼那身上逃开，但浮楼那紧

紧抱着他不肯放手。

“真是很讨厌呀，你对我弟弟总是这么霸道专横吗？”唐边说边从兜里摸出烟，抽一根点燃。

浮楼那轻啄一口尤里希斯的红唇道：“他喜欢。”

“别，浮楼那。”尤里希斯真的生气了，狠狠瞪他一眼，又挣扎一通，还是没有用，两人力量悬殊。吐一口烟雾，唐斜睨着墙上悬挂的古剑道：“看来无论何时你总无法学会尊重别人，是不是缺少教养的原因？”眼中冷光爆溢，不怒而威的气势似乎不该出现在这小小的身躯上。

尤里希斯闻言猛地身体一颤，眼神流露出恐惧，他怯怯地望着浮楼那——

浮楼那被他的眼神震住了，心疼不舍地正要安慰他，尤里希斯却趁此机会把他推开，踉跄着跑到唐身边，犹豫道：“唐，我——”

唐无视浮楼那那杀人似的目光，抽口烟才慢悠悠道：“我要去趟意大利。”

“意大利？”尤里希斯心慌意乱地凝着她，她不能离开他，至少现在不能。

唐安慰地握了握他的手说：“尤里，他才是永远守护你的人，我会永远爱你，如果他再欺负你的话，我就把你带到他永远找不到的地方。”

浮楼那的脸色骤然变得阴沉冷酷，唐的表情依旧闲散，眼神却足以与他抗衡，久久地对视。直到浮楼那瞧见尤里希斯担忧的眼神，他才平定下情绪，说：“我再不会伤害他，也不会让他受任何伤害。以我的生命作保证。”

“浮楼那——”尤里希斯不再迟疑，回到他身边。

唐吸完最后一口烟，将烟蒂丢入烟灰缸，看到他们俩旁若无人的亲热劲儿，揶揄道：“如果不够刺激，可以去游泳，不过为了不刺激小孩子和老处女，最好到尤里的房里去。”

“多谢指点。”浮楼那开始喜欢这个与众不同的女人了。

尤里希斯则羞涩地捶打着他。

唐蓦地想起她的丈夫，怒火又死灰复燃。大步流星， 她开始向情场进军。

“唐真的生气了。”尤里希斯坦白地说，“肯定又是瑞得曼干的好事！他死定了。”

“瑞得曼？”浮楼那似乎听过这个名字，挑眉问：“是那位有名的花花公子、贵族？”

“是的，他是唐的丈夫。”尤里希斯长叹口气，无奈道。

“不会吧，他换女人的速度与抽根烟差不多。”浮楼那久仰他的大名，也见过一两次面。

尤里希斯俏皮地歪歪嘴，晃晃脑袋说：“谁不晓得，但唐就喜欢他，也许他更悲惨些。”

“不要去管别人的事情，我们继续。”浮楼那是绝对的行动派。

“任何时候都保持理智”是唐一贯遵守的原则，无论多么生气，她开车的速度仍保持平稳。左弯右钻，超车，再一个大转弯，拥挤的交通丝毫未给唐带来任何阻碍。

运气很好，没有塞车，天意，亲爱的，你死定了。唐边想边阴险得

意地笑了。

而远在意大利某处游玩的泽西·瑞得曼突然感觉一阵寒意，这种感觉很早以前好像就有过。

十六年前

“天方夜谭”，是故事书？不，是世界上有名的大财团，将企业排行一下，榜上前五名中肯定有它。

乔治·勃朗是创始人，他的儿子亚伦继承并将其发展到另一个高峰，而性情冷酷怪癖的亚伦所选中的继承人竟然不是他的亲生儿子，而是他领养的孤儿，拥有纯中国人血统的唐。并且为她取名唐·洛捷，原因不明。“天方夜谭”是神话般的奇迹。

十七岁的唐已经掌握了上千亿的资产，像一匹从天而降的黑马闯入带有幻丽色彩与绝对魅力的商界，谈笑用兵的她一出道便无往不利，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便让所有商界巨头对她刮目相看。然而此时亚伦·勃朗仍在作壁上观，唐在他的授意下频频出现于上流宴会，结识各界名流。她必须摸清楚每一点细节，才能避免任何可能发生的错误。

珀斯——西澳大利亚首府，是重要的港口城市，有“黑天鹅城”之称。这里气候宜人，夏季长达 8 个月，终年阳光普照，是鸟儿的天堂，黑天鹅的家乡。

“真是座美丽迷人的城市。”唐远眺城景，只见河岸湖畔，桉树、柳树成阴，湖中睡莲流丹，汀兰青春。青水碧波之上，黑天鹅尽情浮游、嬉戏、姿态优美，赏心悦目。

“格罗伊夫先生，我不得不再次衷心感谢您的邀请。能到这里来参

加您女儿的婚礼，并欣赏如此令人难忘的景色，是件无比愉快的事情。”

唐微笑着对身边精神矍铄的老人说。

身材高大的莱斯利·格罗伊夫乐呵呵的样子酷似圣诞老人，他灰蓝色的眼眸友好地注视面前瘦小的女孩，说：“你的声音和天使的歌喉一般动听，如果我不是了解的话，恐怕也会以为你是只可爱的小绵羊，不过，我很高兴你喜欢这座城市，因为这是我的故乡。”

“可惜我讨厌游泳，否则可以去欣赏一下美丽的海滩风光。格罗伊夫先生，再不下去的话，你的客人会以为你讨厌你的女婿，所以逃跑了。”唐顽皮地笑了笑，眨眨眼睛。

格罗伊夫摇摇头，装出一副苦瓜脸，压低声音凄凉地说：“好吧，坦白说我真不喜欢他，因为他抢走了我最后一颗明珠，自从她母亲去世后，这是最令我伤心的一件事。”

“那么，好吧，老先生，让我们挺起胸膛，下楼去面对这一对令您伤心的新人。”

格罗伊夫耸耸肩，唐挽起他的手臂，两人从阳台下去，来到花园里。

花园里非常之热闹，与其他珠光宝气、衣着华丽考究的女士们比较，唐今日显得朴素清新，且与众不同，中国风格的直线条型服饰，内穿极细的紧身裤子，精心别致的刺绣不经意让人眼前一亮，短削的发型格外精神奕奕。

一老一少的组合很快引起别人的注意，唐离开格罗伊夫，灵活机敏地从人群中穿梭出来，虽然她八面玲珑，却不喜欢应付一群她眼中的俗人，何况得不到任何利益。

松口气，她凭借瘦小的身材，隐身闪入僻静的碎石铺成的小路。好奇的她沿路走下去来到后花园，来不及惊叹赞美这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的佳景，忽然目光一聚，看到一对情人，本欲离去不打扰别人的她停下脚步，望过去，没错，是今天的女主角，格罗伊夫的小女儿塔莎，而另一位可以肯定绝不是她的未婚夫！唐摇摇头，本欲理会，又觉得这会令格罗伊夫太难堪，若置之不理，又怕塔莎做出什么惊人之举，老人毕竟年纪大了，经不起刺激。斟酌一下，她决定先留下来听听再说。

仔细观察，那男的背对自己，仅能看到他身高有一米八几，笔挺的站姿非常优雅，白金色头发一丝不乱地束在一起，深紫色的亚麻布西服分外惹眼。唐随意评估一下，会穿如此风骚衣服的男人，一定是个小白脸外加色胚子，再一瞧，哟，塔莎哭了，男人想走，却硬被拉住，又被强吻，精彩！唐摇摇头，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还得提防着再有人过来，忙呀！

男人硬将塔莎推开，转身就逃，塔莎要追，两人的动作同时停止，两双眼睛齐刷刷地射向她，不过男人是坦然和解脱，塔莎则是紧张和慌乱。

唐不得不将目光向上移，才能看清——老天，这个男人确实有本钱甩女人，这是唐下的第一条评语；同时她还有种感觉——她要得到这个男人，换句话说她对他一见钟情。

一张富有魔力的面孔，墨绿的眸子是最耀眼的宝石，深深打动人心的轮廓是艺术家倾尽心血也难以模仿的，完美无瑕的肌肤，颀长的身形是天生的衣架子，最重要的是他那种与生俱来的优雅高贵气质，无论是

眉梢，唇角，仪容，风度，都带有无法形容的优雅。

“名字？”唐走到他面前，仰起头，笑容可掬地问。

“泽西·瑞得曼。”泽西轻蹙眉头回答，他不喜欢这个小小女孩盯着他死瞧的眼神，女人爱慕的眼神他见多了，比她更小的女孩也逃脱不了他的魅力，可她的眼神不同。黝暗深沉得像夜晚无月的星空，望不见边际，明明是火热的却又非常冷静，而且像在剖析他。

“泽西·瑞得曼。”唐慢慢地念了一遍他的名字，像在细细咀嚼品尝其中的味道，“纯种的埃及猫。”

“什么？”从来都是优雅沉稳的泽西·瑞得曼怒视着唐。他甚至以为他听错了。

唐没理会他，绕过他走到塔莎面前软言劝慰：“塔莎，今天是你的婚礼，别让客人们等急了，你父亲刚刚还向我埋怨你的未婚夫把他最爱的小女儿抢走了呢。快去吧，安慰安慰你的老父亲。”

塔莎猛地一惊，仿佛从一场噩梦中醒来，她在这儿干什么呢，今天是她的婚礼，所有人都在等她，还有记者。“喔，我这就去。”强忍不舍，深深凝望一眼泽西，她匆忙离去。

“你很懂得抓住人的心理。”泽西·瑞得曼开始用另一种目光看待唐。

“你很懂得勾引女人。”唐礼尚往来，真诚地微笑着说。

泽西·瑞得曼脸色陡变，但瞬间他便恢复平常的心态。很多人都这么说他，他向来视为荣耀，只有从这个矮不拉几，丑丑的十四五岁的小丫头口中说出才显得无比讥讽。

唐了然地解释：“我已经十六岁了，下个月过十七岁生日，要不要送我生日礼物？”

“我最讨厌黄种人。”泽西·瑞得曼咬牙切齿地说，他眼中的低劣人种。

“那太好了，我可以帮助你改变这种不健康的心态。”唐的姿态宛如圣母玛利亚。

泽西·瑞得曼强压怒火，决定在没将肺气炸之前，他要离开这个小妖女。

“绅士是该邀请女士一起走的。”唐丝毫没注意他忽青忽红的脸色。

“抱歉，我急于方便。”不惜破坏自己形象，泽西·瑞得曼采用“尿遁”之法。

“哟，那就快些去，这可关系到你未来的幸福。”唐体贴地说。

泽西·瑞得曼有种想杀人的感觉，趁他还有理智，狠狠地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再见！”他在心里说最好永远见不着。上帝保佑！阿门。

唐开心地说：“我们一定会再见的。我的名字——唐·洛捷，你一定要记住。”

点点头，泽西·瑞得曼可说是仓皇逃窜，他拼命想将那三个字从脑中去除，可惜毫无用处，“唐·洛捷”这三个字就好似魔咒一般。

站立在原地，目送他即使狼狈不堪也格外优雅的背影的唐露出一个灿烂的恶魔式的笑容。一瞬间，阳光照耀在她身上，背后似乎有一对黑色的羽翼，她喃喃自语道：“潘多拉的盒子，每个女人都想一窥究竟，而我则比较注重实用性。泽西·瑞得曼，好名字。”

飞机上

虽然不敢问，但抑制不住好奇心的艾丽终于忍不住将问题提出：“唐，你一路上在笑什么？”

闭目养神的唐睁开眼睛，心情极好的，语调比平日轻快许多：“艾丽，你不用为我担心了，我已经遇到我所爱的人了。”

“什么？”艾丽不顾形象地失声喊道，引起众人惊异地侧目观望，艾丽频频点头道歉。

“早知道，我应该订专机的。镇定点，艾丽。我又没疯。”唐诙谐地说，双手快速地在脸上做出个鬼脸来。

艾丽拿她没办法，俯下身小声问：“他是谁？长什么样儿？有钱吗？哪国人？你们约好什么时候见面？何时带来给我们瞧瞧。”

若非早已习惯她喋喋不休的嘴，唐恐怕会找针线把她的嘴缝上。唐斜睨她一眼，懒洋洋地道：“艾丽，他是谁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叫泽西·瑞得曼。”

“什么！”这次艾丽的嗓门比上一次更嘹亮。众人愤怒不解地望着她。面红耳赤的艾丽慌忙站起身来道歉，好脾气的空姐蹙眉望着她。

“艾丽，拜托你注意形象。”唐眼里笑意深浓，她的秘书素日冷静能干，今天可能受的刺激太大了。

艾丽再次坐到位子上，她表情严肃地对唐说：“他是英国贵族，是个上流社会公认的花花公子，喜欢他的女人遍布世界各地，他从不会和哪个女人呆上一个星期，你明白吗？他不是个好男人。”

唐认真地回答她：“我根本不会喜欢一个好男人，艾丽，你不觉得